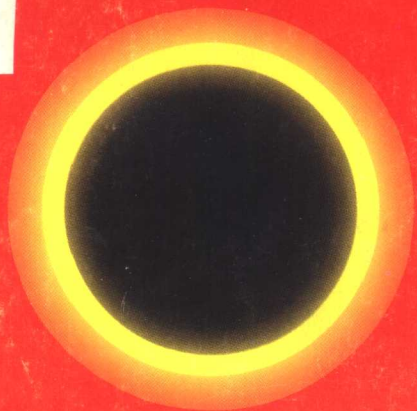


日

蒋志杰 叶树人 著

食



济南出版社

日 食

蒋志杰 叶树人著

济南出版社

日 食

蒋志杰 叶树人著

责任编辑：孙凤文

封面设计：李兆虬 戴梅海

济南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(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)

济南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张：13.5

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260 千字

印数 1—5000 册

ISBN7—80629—004—4/I·1

定价：14.80 元

(如有倒页、缺页、白页直接到印刷厂调换)

目 录

1. 那年月，女孩子模样生得俊可并不是好事。
班主哭丧着脸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桃花…今晚…李督军要你…去演堂会…”
她伸手去推房门，但房门被人从外面锁上了。 [1]
2. 夏日的夜晚，年少守寡的少奶奶呆呆地仰望着牛郎织女星，长长叹了口气。
“石大哥，带我走吧，带我离开梁家大院，就是天涯海角，我也跟着你。” [13]
3. 梁老爷斜了夫人一眼说：“儿子都死了两年了，媳妇还哪来的身孕！”
小白龙猛然生出个歹毒的念头：“我救了她，她也该报答报答我。” [25]
4. 少奶奶死了，梁老爷花大价钱雇了三个护院的炮手，不敢有丝毫大意。
梁如冰喘着粗气说：“桃花，我一定要娶你。”
“……你是少爷，我是你们家的下人。” [41]
5. 常子怀的小老婆睁眼一看，地下站着两个凶神恶煞般的汉子，她吓得呆了。
梁如冰早已吓得面色苍白，瘫倒在地上。他眼前只有王老六突突乱跳的血淋淋的心脏。 [57]
6. 一辆自行车突然在她身旁停下，从车上跳下

一个身穿军装的胖子，一副嘻皮笑脸的样子。

“什么？姐姐做了妓女？姐姐做了妓女？”梁建华脚步踉跄地走出了萃华金店。 [76]

7. 白桃花被逼得退到了大车旁边。手里有了鞭子，她在马戏团练就的绝活——鞭技可就使出来了。

二十几匹高头大马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，马上端坐着二十几个彪形大汉，手里都提着张着机头的盒子枪。 [89]

8. 他刚走出屋门，从墙角暗处突然闪出一个黑影，一把明晃晃的匕首横在他的脖子上。领头的络腮胡子手里的枪也响了，一梭子子弹全都打进了开枪的家伙的脑袋里。 [108]

9. 关大爷又收了个叫王玉茹的小师妹。小师妹和二师兄要好。大师兄说：“张大帅专门要看我的鞭技、老二的马术和三弟的飞刀。”她目测了一下距离，“啪”地一鞭打去，李六手中的纸卷刀切似的断为两截。 [115]

- 10 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那个等她的年轻人不是梁建华，而是她的丈夫梁如冰。“这些年你到底在哪儿做事？我两次来奉天城找你都找不到。” [130]

- 11 整团整团的日军全副武装，杀气腾腾地在大街上行进，耀武扬威地唱着：“来来来，铁血男儿皇军花，杀杀杀，满洲就是我们的家。”“就凭小鬼子那点人马，还想占奉天城？瞧好吧，非让北大营的第七旅把他们揍扁不可！” [143]

12 佐藤一郎来到学校后，重新换了一套新教材。新教材的第一课叫做《我是满洲人》。他的目光突然落在那件晾着的衣衫上，冷冷地笑了笑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怪不得你对我如此冷淡……” [154]

13 “石占山、小白龙，你们这两个天打雷劈的畜牲，我梁鹏举不灭了你们，就对不起梁家的列祖列宗。”
乞丐说着，右手一扬，从袖口飞出了一条青蛇……青蛇的头直立起来，血红的信子一吐一吐直冲着侯少爷的脑袋。 [170]

14 只见那只鹰浑身上下并无伤口，只是两只眼睛全不见了，子弹对穿而过，只留下两个滴着血的黑洞。
刘一杰一摆手，屋里两个汉子便立刻上前，先下了梁建华的手枪，又在田信斋的身上翻了一遍。 [185]

15 赫赫有名的“义丐”姚五，曾三番五次拒绝了好几伙辮子的入伙要求，却突然主动来投奔自己，石占山又是高兴又是纳闷。
“杀鸡焉用宰牛刀？他杨百发有多大的脓水我还不知道？给我三十个弟兄，准能端了他的窝。” [198]

16 日本人咋的？日本人也不是铜头铁臂，枪子要是打在脑袋上，照样得开瓢。
白桃花的鞭梢像利刃一般切去了梁如冰的半个耳朵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跟自己玩命的竟是自己的媳妇。 [215]

- 17 白桃花紧紧握住那颗手榴弹，猛地拉着了导火索——可那颗手榴弹没响。
几个人愁眉苦脸地商量了一阵，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，是给日军送信，请他们出兵占领县城。 [227]
- 18 梁老爷紧紧盯着梁如冰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这么说，你是跟日本人扯到一块儿了？”
梁鹏举猛地从腰中拔出盒子枪，“啪”地往八仙桌上一拍，吼道：“快滚！再不滚，当心你们的脑袋。” [239]
- 19 在她身上，石占山又看到了当年的少奶奶的影子。“你做我的压寨夫人吧！”他把话说得直截了当。
清冷的月光下，只见到处都是横躺竖卧的尸体，有的没了脑袋，有的缺胳膊少腿，有的被炮火烧焦了…… [251]
- 20 对面房顶上黑压压地卧着一排警察，后面房顶上趴着黄乎乎的一排鬼子，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了他们。
那两个日本女人转过身来，刚要伸手掏枪，已有两支枪口硬梆梆地顶在了她们后腰上。 [269]
- 21 “嗨！真够光棍的。好，今天咱们俩赌一赌，我割下你的两只耳朵，要是你还能挺得住，我就放过你。”
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要来嫖自己的人竟是杨家不共戴天的仇人。 [285]
- 22 半夜时分，巡哨的弟兄发现有人向寨门跑去，便大喊起来，那人根本不理睬，跳大

门就向山下跑。

“大伙儿全听着，刚才，有个胆大包天的家伙竟敢摸到白姑娘、柳姑娘房里，欲行不轨，是谁，赶紧站出来！”

[300]

- 23 “若说我们是朋友，那是过去的事了，如今你是日本人的座上客，我可高攀不起了……”
他感到震惊的是，解救他们的人竟是被自己吊打过，后来又两次带人来攻打过梁家大院的土匪头子石占山！

[317]

- 24 他伸手去枕头低下掏枪，但那里是空的，他的那两把让无数敌人望而生畏的匣枪不翼而飞了。

“杨姑娘，过去我坑害过你，今天你也把我坑了，咱们扯平了，从今往后，咱们谁也不欠谁。”

[333]

- 25 姚五的话音刚落，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半生不熟的中国话：“马胡子的，统统的把枪放下！”

灯光下，他看见一个青年女子在房梁上拴好了一条腰带，正把脑袋伸进去。

[348]

- 26 “我是个商人，我有良民证，凭什么抓我？”
“商人？你大概是个道士吧？你叫田信斋！”
“愚蠢！你难道不懂得调虎离山的道理吗？把我们调出县城，然后……”

[363]

- 27 “佐藤少佐那么大的年纪，他儿子的岁数都比我大，我……”“这并不重要，这是圣战的需要。你不是要为帝国的利益献身吗？”

“撒谎！我调查过，你今年二十岁；毕业于神户高等女子中学，你根本没有未婚夫。我这天日本帝国的皇军少佐难道配不上你？” [372]

- 28 我的老师川岛芳子跟许多男人睡过觉，她并没有失去什么，却成了大大有名的谍报人员，成了我们日本女人的楷模。

无论她怎样挣扎，怎敌得过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，她终于被按在地上，一个赤裸的日本宪兵跨上去。 [385]

- 29 “小鬼子想把我们拖进水里，我们就把它拖进泥里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还能让他妈的小鬼子占了便宜去？”

“报告太君，昨天晚上有股胡匪袭击了正安镇镇公所，打死了五名乡丁，抢走了十只步枪，每个乡丁尸体上都留下了一朵白桃花。” [397]

- 30 石占山拍了拍手里的猎枪，说：“打这种窜来窜去的玩艺儿，还是这家伙好使。”

随着一声枪响，白桃花与这个曾是亲人，又是仇人的男人之间的情仇恩怨便全部了结了。

“石司令，你终于落到了我手里。你完了，你的闯关抗日义勇军也完了！” [408]

1

那年月，女孩子模样生得俊可并不是好事。

班主哭丧着脸吞吞吐吐地说“桃花…今晚…李督军要你……去演堂会……”她伸手去推房门，但房门被人从外面锁上了。

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中记载：中华名山有五岳五镇。五岳世人尽知，不必细说。这五镇却是东镇青州沂山，西镇雍州吴山，中镇冀州霍山，北镇幽州医巫闾山，南镇扬州会稽山。

这北镇医巫闾山自古以来就以风景优美见称。古人曾描绘医巫闾山说，“山峦相连，层层相套，掩抱六重，千姿百态，岩洞泉壑，种种奇胜。”

医巫闾山东北脚下，有个方圆二三里的村落，名叫庙广沟屯。别看这小村不大，在北镇县境内却是无人不晓。因为村内有一座梁家大院。要说起这梁家大院，话可就长了。

据说很久以前，清太祖努尔哈赤幼年时与继母不和，只身出走医巫闾山采集灵芝。这天，努尔哈赤走到庙广沟村外时，连饥带渴昏倒在路边草丛内。这时候，村里一个与努尔哈赤年纪相仿的小马倌梁山放马路过这里，发现了昏倒在地上的努尔哈赤，便从附近河中舀来清水，救活了努尔哈赤。随后，又把自己身上带的干粮给努尔哈赤吃了。努尔哈赤见梁山心地善良，便拉着梁山

撮土为香，结拜为兄弟。经过努尔哈赤一番劝说，小梁山辞去了放马的差事，同努尔哈赤一起进山去采灵芝。可是，两人整整走了一春一夏，爬遍了医巫闾山大大小小的山坡，也没见到一株灵芝。两人垂头丧气地回到山下。灵芝没采到，梁山放马的差事也丢了。两人一核计，便一块儿去广宁城里投奔了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。梁山仍旧放马，努尔哈赤则留在总兵府内，给李成梁当了贴身僮仆。

有一天晚上，努尔哈赤给李成梁打水洗脚，猛然发现李成梁脚心上长着七个黑痣，便好奇地问：“总兵大人，您脚心怎么长了七个黑痣呢？”

李成梁傲然一笑：“哼哼，可别小看了这七个黑痣，正因为长了它们，我命里才注定当总兵啊。”

努尔哈赤脱口问道：“那脚心要是长七个红痣呢？”

“嗯？”李成梁疑惑地打量了努尔哈赤一眼说：“如果脚心有七个红痣，那就命中注定要做天子。你问这个干啥？”

努尔哈赤自觉失言，掩饰道：“没什么，我不过随便问问。”说完，便端起洗脚的木盆，匆匆出去了。

努尔哈赤出去之后，李成梁不觉暗想：“前两天刚刚接到一道圣旨，说紫微星下降，东北有帝王之象，命我严加缉捕。莫非这小僮仆……”

当晚，夜静更深之后，李成梁悄悄来到努尔哈赤住的厢房内。此时，劳累了一天的努尔哈赤正躺在床上酣睡。李成梁轻手轻脚来到床边，抓过努尔哈赤的脚掌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，那脚掌正中分明清清楚楚地长着七个红痣。

当下，李成梁喊来卫士，将努尔哈赤五花大绑，关进了阴暗潮湿的柴房，单等奏明天子之后，便将努尔哈赤开刀问斩。

梁山闻讯大吃一惊。他不忍见自己的结义兄弟被处死，便第二天夜里，悄悄潜进柴房，解开努尔哈赤的绑绳，又从马厩内

牵出一匹白马。天刚放亮，梁山骑在白马上，努尔哈赤用手搂着白马的脖子，将身体藏在马肚子底下，假称给总兵大人遛马，混出了广宁城。

努尔哈赤逃走之后，梁山也隐姓埋名，逃到外乡，继续给人家放马度日。

过了许多年之后，努尔哈赤仰仗父祖十三副铠甲起兵，统一了女真各部落。接着，又以“七大恨”告天，举兵伐明。大明天启二年，努尔哈赤领兵攻下了广宁城。

进城之后，努尔哈赤便派人四处打听结义兄弟梁山的下落。此时，李成梁早已死去，梁山也已回到庙广沟屯，娶妻生子，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苦日子。

知道了梁山的下落，努尔哈赤便带着手下的四大贝勒和王公大臣去庙广沟看望梁山。

两人见面之后，努尔哈赤命手下给梁山献上一份厚礼，报答他当年的救命之恩。梁山也不推辞，吩咐家里人摆下了一桌酒席，要与努尔哈赤痛饮三杯。酒席摆好之后，梁山举起面前的酒杯，“咕咚咚”连饮三杯，然后示意努尔哈赤喝酒。努尔哈赤刚刚端起酒杯，他手下的一名大臣怕酒内有毒，抢上一步，夺过努尔哈赤手中的酒杯，替努尔哈赤将酒喝下。片刻，梁山老汉和那个喝酒的大臣都口吐鲜血，倒地死去。酒内确实有毒。

原来，梁山老汉见努尔哈赤的后金兵攻下广宁之后，到处杀人放火，抢掠财物，又逼着汉人剃发，十分恼恨。今天，见努尔哈赤到庙广沟来看他，便在酒里下了毒，想同努尔哈赤同归于尽，为死难的汉族兄弟报仇。

这一下，努尔哈赤的部下们大怒，纷纷拔出兵器，要血洗梁山老汉全家。努尔哈赤急忙喝住部下。他觉得梁山是个很有骨气的人，他不仅命人厚葬了梁山老汉，而且还解下了跟随他南征北战多年的佩刀，赐给了梁山老汉的后人，并下令不准部下伤害梁

家一人一畜。

又过了许多年，努尔哈赤病逝。他的孙子福临领兵入关，推倒了大明，建立了清朝。为了怀念先祖努尔哈赤，清朝的历代皇帝每年都要到沈阳来祭祖，同时顺便到北镇庙广沟屯去瞻仰和拜祭努尔哈赤的佩刀，看望梁山老汉的后人们。因而，梁山老汉的后裔们渐渐兴旺起来。到了民国初年，庙广沟屯周围的山峦和土地都渐渐归到了梁家的名下，村里的百姓也大都成了梁家的佃户和伙计。梁家大院不仅是庙广沟屯的首富，就是在整个北镇县境内，也是屈指可数、尽人皆知的望族。

梁家现在的当家人叫梁鹏举，表字老泉。虽已年近花甲，但面色红润，身板硬朗，而且眼不花，耳不聋，骑得一手好马，就是十个八个棒小伙子，也难得有人赶得上他。

老人幼年习武，同治年间曾中过武举。当时，正是各国列强纷纷入侵中国的多事之秋。他本想练就一身武艺，抵御外侮，报效国家。谁知，他入伍之后，朝廷放着外国人不打，却叫他领兵去镇压义和团。梁鹏举一气之下，辞去官职，回到庙广沟老家，打算躬耕田垄，过过清闲日子。

当时，社会上兵匪横行，常有一些大股小股的胡子在四乡骚扰，抢劫绑票，闹得百姓们惶惶不可终日，哪有安生日子可过？见此情景，梁鹏举命家人从库房里取出大笔银两，去天津、奉天等地购买了大批枪支弹药。他又出面把村里的青壮年组织起来，亲自教他们骑马打枪，学习武艺。同时，他还花钱雇了十几个泥水匠，加固了梁家大院的围墙，并在房顶和院墙四角修起了五个炮楼，把梁家大院建成了攻不破、打不垮的坚固堡垒。同时，梁鹏举还规定，一旦村里有事，便以村中老槐树上的那口古钟为号，一听见钟声，各家各户的青壮年便拿着武器到梁家大院集合。这样一来，别说三十五十的胡子，就是大队官兵对梁家大院也无可奈何。

梁鹏举辞官回乡那年，由人作媒娶了北镇城北四方台村的佟桂花为妻。佟家是书香门第，家道也算富足。佟桂花不单模样生得俊俏，秉性也十分贤惠。过了门之后，夫妻二人相敬如宾，情同鱼水，十分和睦。第二年，佟桂花便为梁鹏举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梁如水。不料，佟桂花在生如水的时候得了产后风，从此一病不起。虽然梁鹏举四处请医生调治，佟桂花的病情却日渐沉重，半年之后，终于抛下梁老爷父子死去。

佟桂花一死，虽说梁家大院的衣食住行、一应杂事有管家和老妈子们操持，但少了内当家的，总不那么像回事儿。

不久，由北镇城里的商务会长彭化邦出面，把北镇城里北街鲜货行老板吕发祥的独生女儿吕翠萍说给了梁鹏举。

梁鹏举听说吕翠萍生得眉目清秀、体态苗条，而且又正值豆蔻年华，自然十分满意。

本来，吕发祥是不肯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给人家做填房的。但一来是梁家财大势大，女儿过门之后受不着委屈，二来又是本城商务会长出面作的媒，吕发祥便也就点头应允了。

吕翠萍过了门之后，当年便为梁鹏举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梁如冰。两年之后，她又生下一个女儿，取名梁如雪。

星移斗转，转眼 20 年过去。如今，梁鹏举已经年近花甲，膝下的儿女们也已长大成人。

老大梁如水念完私塾之后，便被父亲留在家中，让他掌管家中钱财和地产，并早早为他娶了一房媳妇。这媳妇是梁老爷前妻佟桂花的侄女，名叫佟倩茹，天生的一个美人胚子。梁鹏举本想早点让儿子儿媳为他生个孙儿，他也好享享天伦之乐，不料天不作美，前年秋天，如水得了伤寒，请医吃药，百般无效，早早地死去了。媳妇佟倩茹哭得死去活来，梁老爷也着实伤感了一阵子。

二少爷梁如冰自幼聪颖过人，念完私塾之后，又考进了县城里的中学，吃住都在学校，只是学校里放寒假、暑假的时候才回

到家里和家人团聚。

这样，梁鹏举身边就只剩下小女儿梁如雪了。

如雪小姐今年 17 岁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且又天性乐观，整日嘻嘻哈哈说说笑笑，没有忧愁的时候。梁鹏举夫妇待她如掌上明珠，凡事百依百顺，只要如雪开口，老夫妻没有不答应的。

这一天，如雪随母亲吕翠萍去北镇城里看望外祖父吕发祥。如雪一直想找一个聪明伶俐的使唤丫环，趁母亲和外祖父聊天，她便离开外祖父家，一个人去鼓楼前的集市上转悠，打算挑选一个自己中意的丫鬟。

时值盛夏，火辣辣的阳光直射在大地上。偶尔吹来一股风，那风也是干燥和炎热的，使人感到愈发气闷和难受。大街上行人寥寥，只有鼓楼前的市场里仍旧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买卖东西的人们。

在市场的最里面，站着一群卖工的人们，静静地等待着主人来挑选，几个衣着华丽、面目猥琐的纨绔子弟正围着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在挑逗和打趣。

“看你的模样这么白嫩，你会干活儿吗？”

“跟我走吧，帮我穿衣洗漱，暖暖被窝还差不多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几个家伙淫邪地哄笑起来。

那姑娘白皙的面孔涨得通红，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也冒出火来。但她终于忍了下去，不理睬眼前那几个人的轻薄，用右脚的鞋底一下、一下轻轻地磨蹭着地面。

梁如雪走过去，细细地打量了那姑娘一眼，那姑娘年纪和自己相仿，中等个儿，身材苗条而匀称，浑身上下都洋溢着青春的活力。她穿着一身粉红色的衣裤，背上拖着一条粗黑的发辮。白皙的脸上没施脂粉，却是天生丽质，羊脂玉般的白嫩。两道细眉又弯又长，一双杏眼又大又亮，再配上那俊挺的鼻子和薄薄的嘴

唇，真是出奇的完美。尤其是双眉中间的那颗美人痣，镶嵌的也是那么得体，使这少女端庄中又增添了几分妩媚。

如雪暗暗从心底里喜欢上眼前的这个少女。她分开众人，挤到少女面前，轻声问道：“姑娘，你是卖工的吗？”

那姑娘闻声抬起头来，看了如雪一眼，点点头说：“嗯。”

如雪又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姑娘回答：“白桃花。”

梁如雪说道：“我叫梁如雪，是城北庙广沟梁家大院的小姐，你愿意给我做丫鬟吗？”

那个叫白桃花的姑娘又看了如雪一眼，点点头说：“愿意。”

“好，那你跟我走吧。”

那几个不怀好意的纨绔子弟本想再挑逗几句，但知道梁家大院的小姐是个惹不起的主儿，便都悻悻地散去了。

就这样，梁如雪把白桃花带到了她外祖父吕发祥家里，拜见了夫人吕翠萍。吕翠萍也挺喜欢白桃花的模样，便把她带回庙广沟梁家大院，做了梁如雪的使唤丫鬟。

虽然白桃花给梁如雪做了丫鬟，但梁如雪却从不拿白桃花当下人对待。如雪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，总要招呼白桃花一块儿吃，屋里有什么活计，梁如雪也和白桃花一起干。因为白桃花比如雪大一岁，如雪总是称她为桃花姐。时间长了，两人感情日益深厚，已变得情同姐妹，无话不谈了。

梁如雪一直想知道白桃花的身世，可她几次相问，白桃花不是用别的话头岔开，便是笑而不答。可她越是这样，便越激发了梁如雪的好奇心，非要问个水落石出不可。时间久了，白桃花经不住如雪的缠磨，也知道如雪并无恶意，便向如雪讲述了自己悲惨的身世……

白桃花是河北沧州人。她七岁那年，家乡遭遇大旱，庄稼颗粒无收，父母双双饿死，白桃花也被人贩子拐走，卖到了天津卫

的一个马戏班子里。马戏班的班主见白桃花模样俊俏，身材又好，而且聪明伶俐，便加意地培养她，训练她。为学艺，白桃花着实吃了不少苦头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白桃花的技艺长进很快，10岁时便能登台走钢丝，耍转碟，成了马戏班里的小台柱子。

冬去春来，日月如梭。转眼过了8年，白桃花已经出落成一个婷婷玉立、无比俊俏的大姑娘了。她的脸色白里透红，像熟透了的苹果，那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顾盼有神。她的技艺也更加成熟，除了原来的走钢丝、耍转碟之外，还跟班主练成了一手绝活儿——鞭技。她手里那条两丈多长的软鞭，就像是通人性的精灵，可说是哪儿打哪儿，从不落空。每次演出，她那出神入化的鞭技，都会赢来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喝彩声。她成了马戏班里响当当的角儿。

可是，在那个年月，女孩子模样生得俊可并不是好事。尤其她吃的走江湖卖艺这碗饭，麻烦事就更多了。演出完了，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她身后跟踪；晚上睡觉时，也时常有人跳进院子，在她住的屋子外敲窗户打门挑逗。但因为白桃花有一身功夫，而且时时留心，倒也没出什么大事。

谁知，今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她们演完了一场之后，白桃花正在后台卸妆时，班主哭丧着脸来到她身边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……桃花，你先别卸妆。今晚……李督军要你……要你去他府里演堂会。”

“这……”白桃花犹豫起来，卸妆的手也不自觉地停住了。

李督军是三个月前从南方调到天津来的，生得矮矮胖胖，满脸黑麻子，性情也十分粗鲁。到他府里去演堂会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！白桃花不由得为难起来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班主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说：“桃花啊，李督军是握枪杆子的大官，又跟日本天津驻屯军关系密切，权大势大，咱们得罪不起啊。你，就委屈一回吧。”